

名、家、导、读、古、典、名、著、系、列

红楼梦

【清】曹雪芹

高鹗、著

下册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名、家、导、读、古、典、名、著、系、列

红楼梦

【清】曹雪芹 高鹗、著

下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楼梦/ (清) 曹雪芹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2. 12

(名家导读古典名著系列)

ISBN 978-7-5039-5508-2

I. ①红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5108 号

红楼梦

(名家导读古典名著系列)

著 者 曹雪芹

责任编辑 陶 玮

装帧设计 马夕雯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84057666 (总编室) 84057667 (办公室)
(010) 84057691—84057699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4057660 (总编室) 84057670 (办公室)
—(010) 84057690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44

字 数 106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5508-2

定 价 66.00 元 (上下册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么儿一夕话，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。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不多得一个叔叔吗？有什么疑的？别叫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揪下来！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！”那小厮且不推门，又拉着笑道：“好婶子！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要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，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

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！今年还比往年？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。一个个的不象抓破了脸的！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象那鷃鸡似的，还动他的果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么不和他们要？倒和我来要？这可是‘仓老鼠问老鸱去借粮，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倒有？’”小厮笑道：“暖哟！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！我看你老人家，从今以后，就用不着我了？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儿，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；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

柳氏听了，笑道：“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！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？”那小厮笑道：“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单是你们有内牵，难道我们就没内牵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，成个体统的。什么事瞒的过我！”

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婶子去罢；再不来，可就误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那小厮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——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分派——一面问众人，“五丫头哪里去了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找我们姐妹去了。”

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：“司棋姐姐说：要碗鸡蛋，炖的嫩嫩的。”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一样儿尊贵。不知怎么，今年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，我那里找去？你说给他，改日吃吧。”莲花儿道：“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；今日要鸡蛋，又没有了。什么好东西，我就不信：连鸡蛋都没有了？别叫我翻出来！”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。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？你就这么利害？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”

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混噁！你妈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飘马儿，姑娘们不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：预备遇急儿的。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。你们深宅大院，‘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’，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，哪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。别说这个，有一年，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。我劝他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。鸡蛋、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、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？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。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，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”

莲花儿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？你说这么两车子话！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，是为什么？前日春燕来说，晴雯姐姐要吃簋子杆儿，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？春燕说荤的不好，另叫你炒个面筋儿，少搁油才好，你忙着就说自己发昏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屁股儿似的，亲自捧了去：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说我给众人听！”

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些人眼见的！别说前日一次，就从旧年以来，那屋里，偶然间，不论姑娘姐儿们，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？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。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，两只鸭子，一二十斤肉，一吊钱的菜蔬。你们算算，够做什么的？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，那个点那样；买来的又不吃，又要别的去！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：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，用水牌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到一个月现算倒好！”

“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，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，我倒笑起来了，说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。’这二三十个钱的事，还备得起，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。又说：‘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。一盐一酱，那不是钱买的？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的赔，你拿着这个钱，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’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。我们心里，只替他念佛。没的赵姨奶奶听了，又气不忿，反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，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。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我那里有这些赔的！”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他“死在这里，

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饭罢，带了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。见他来得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：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赚不成！”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，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。慌的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！柳嫂子有八个脑袋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说鸡蛋难买是真。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：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去。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”

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，方将气劝得渐平了。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，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鸡蛋，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，那人回来，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，遂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，且喜无人盘问；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；有一盏茶时候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个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问：“做什么？”五儿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他说话。”春燕悄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。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他做什么？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；不然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了园门。”五儿便将茯苓霜递给春燕，又说：“这是茯苓霜。”——如何吃，如何补益——“我得了些送他的。转烦你递给他就是了。”说毕，便走回来。

正走蓼溆一带，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，五儿

藏躲不及，只得上來問好。林家的問道：“我聽見你病了，怎麼跑到這裡來？”五兒陪笑說道：“因這兩日好些，跟我媽進來散散悶；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。”林之孝家的說道：“這話岔了。方才我見你媽出去，我才关门；既是你媽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？竟出去讓我关门，什麼意思？可是你撒謊？”五兒听了，沒話回答，只說：“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取的，我忘了，挨到這時，我才想起來；只怕我媽錯認我去了，所以沒和大娘說。”

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；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头对赖，没主儿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蝉、莲花儿和几个媳妇子走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林奶奶倒要审审他。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”小蝉又道：“正是；昨日玉钏儿姐姐说：‘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’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儿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一罐子。不是找还不知道呢。”莲花儿笑道：“这我没听见；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。”

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问：“在哪里？”莲花儿便说：“在他们厨房里呢。”

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带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的便说：“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。”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不管你‘方官圆官’！现有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辩去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进入厨房，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，恐还偷有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。

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见探春。探春已归房。人回进去，丫嬛们都在院内纳凉，探春在内盥沐，只有侍书回进去，半日，出来说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

奶去。”

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，来到凤姐那边，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。凤姐方才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将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；把五儿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”

平儿听了，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，细诉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，便知真假；但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五儿见问，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出来。

平儿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，拿你来顶缸的。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带出来，交给上夜的媳妇们看守着，自己便去了。

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：“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；”也有抱怨说：“正经更还坐不上来，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，倘或眼不见，寻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们的不是！”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，见了这般，十分趁愿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，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；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衾枕，呜呜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；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，送了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。平儿一一的都应着，打发他们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访袭人，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。袭人便说：“露却是给了芳官；芳

官转给何人，我却不知。”袭人于是又问芳官。芳官听了，吓了一跳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。宝玉也慌了，说：“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实供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岂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们陷害了？”因忙和平儿计议：“露的事虽完了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也说，是芳官给的就完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虽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？况且那边所丢的霜，正没主儿；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谁？谁又还肯认？众人也未必心服。”晴雯走来笑道：“太太那边的露，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，你们可瞎乱说？”平儿笑道：“谁不知这个原故？这会子玉钏儿急的哭，悄悄问他。他要应了，玉钏儿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，谁好意揽这事呢？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钏儿，说他偷了去了！两个人窝里炮，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，我们怎么装没事人呢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。又没赃证，怎么说他？”宝玉道：“也罢。这件事，我也应起来，就说原是要吓他们玩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，两件事就都完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也倒是一件阴鹭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；只是太太听见了，又说你小孩子气，不知好歹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；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别人都不必管，只这一个人，岂不又生气？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‘打老鼠伤了玉瓶儿’。”说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

袭人等听说，便知他说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说：“可是这话？竟是我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。”平儿又笑道：“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，问准了他方好；不然，他们得了意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。就是这里完事，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；也要你留个

地步。”

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，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玉钏儿先问：“贼在哪里？”平儿道：“现在二奶奶屋里呢，问他什么应什么。我心里明白：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都承认了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。我要说出来呢，但只是这做贼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；窝主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：因此为难。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么样？要从此以后，大家小心，存体面呢，就求宝二爷应了；要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别冤屈了人。”

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“姐姐放心。也不用冤屈好人。我说了罢，伤体面，偷东西，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是情真。连太太在家，我们还拿过；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说说两天就完了；如今既冤屈了人，我心里也不忍，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应了完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：他竟这样有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！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玩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我干的事，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！”平儿、袭人忙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见，岂不又生气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没事。且除了这几个人都不知道，这么何等的干净？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么，好歹等太太到家。那怕连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

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想，只得依允。于是大家商议妥贴，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儿，将“茯苓霜”一

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，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候多时了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“今日一早押了他来，怕园里没有人伺候早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。”平儿道：“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啊。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没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认识。高高儿的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”玉钏儿道：“是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忘了？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婶子。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

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哦！你早说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这事几下里水落石出了。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，也有了主儿。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，不知道要什么来着，偏这两个孽障怙他玩，说：“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”宝玉便瞅着他们不提防，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。这两个孽障不知道：就吓慌了。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，方细细的告诉了我，拿出东西来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许多人。不独园内人有，连妈妈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，又转送人。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人。他们私情，各自来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，好好的原封没动，怎么就混赖起人来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”说毕，抽身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。

凤姐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，不管青红皂白，爱兜揽事情。别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。给他个炭篓子带上，什么事他不应承？咱们若信了，将来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，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，一日不说跪一日，就是铁打的，一日

也管招了。”又道：“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。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儿，人才说他。虽不加贼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挂误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”平儿道：“何苦来操这心？‘得放手时须放手。’什么大不了的事？乐得施恩呢。依我说，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，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，没的结小人的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，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，气恼伤着的？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。”

一夕话，说得凤姐儿倒笑了，道：“随你们罢，没的怄气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不是正经话！”说毕，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话说平儿出来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‘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’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，乱掀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，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。林家的就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、探春。二人都说：“知道了；宁可无事，很好。”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。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头了半天；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担，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；又打点送帐房儿的礼；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你们列位扶持；自今以后，都是一家人了。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

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：“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，就出去罢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给他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了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掩旗息鼓，卷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。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，无

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问出来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听信儿。忽见彩云来，告诉说：“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。”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

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便起了疑心，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了，照着彩云脸上摔了来，说：“你这‘两面三刀’的东西，我不希罕！你不和宝玉好，他怎么肯替你应？你既有担当给了我，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；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，我再要这个，也没趣儿！”彩云见如此，急的赌咒，起誓，至于哭了。百般解说，贾环执意不信，说：“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！就说你偷来给我，我不敢要！你细想去罢！”说毕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赵姨娘骂：“没造化的种子！这是怎么说！”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。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“好孩子！他辜负了你的心！我横竖看的真，我收起来，过两日，他自然回转过来了！”说着，便要收东西。

彩云赌气，一顿卷包起来，趁人不见，来至园中，都撇在河内，顺水沉的沉，漂的漂了，自己气的夜里在被内暗哭了一夜。

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。原来宝琴也是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曾像往年热闹，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，换的寄名符儿；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、纸马、疏头并本宫星官、值年太岁、周岁换的锁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一日来上寿。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，一双鞋袜，一百寿桃，一百束上用丝挂面。薛姨妈处减一半。其余家中：尤氏仍是一双鞋袜；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堆绣荷包，装一个金寿星，一件波斯国的玩器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。又另有宝琴之礼，不能备述。姐妹中皆随便——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画的，或有一诗的——聊为应景而已。

这日，宝玉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便冠带了，来至前厅院中，已有李贵等四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。宝玉炷了香，行了礼，奠茶烧纸后，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。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遥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顺到尤氏上房，行过礼，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再三拉着，然后又见过薛蝌，让一回，方进园来。晴雯、麝月二人跟随，小丫头夹着毡子，从李氏起，一一挨着。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，复出二门，至四个奶妈家。让了一回，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：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轻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此，皆不磕头。

一时，贾环、贾兰来了，袭人连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走乏了！”便歪在床上。方吃了半盏茶，只听外头咕咕呱呱，一群丫头笑着进来。原来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缕、入画、邢岫烟的丫头篆儿，并奶子抱着巧姐儿、彩莺、绣凤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红毡子来了，笑说道：“拜寿的挤破了门了！快拿面来我们吃！”

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惜春也都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不敢起动，快预备好茶。”进入房中，不免推让一回。

大家归坐，袭人等捧过茶来。才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进去，说不能见我；我又打发进去让姐姐来着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，不得出来回你。后来听见又说让我，我那里禁当的起，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也禁当不起。”

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座，让他坐。平儿便拜下去，宝玉作揖不迭。平儿又跪下去，宝玉也忙还跪下，袭人连忙挽起来。又拜了一拜，宝玉又还了一揖。袭人笑推宝玉：“你再作揖。”宝玉道：

“已经完了，怎么又作揖？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他来给你拜寿。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该给他拜寿。”宝玉喜的忙作揖，笑道：“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。”平儿赶着也还了礼。湘云拉宝琴、岫烟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对拜寿，直拜一天才是。”探春忙问：“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么就忘了？”忙命丫头：“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了一分礼，和琴姑娘的一样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”

丫头答应着去了。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探春笑道：“倒有些意思。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几个生日。人多了，就这样巧。也有三个一日的，两个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过，大姐姐占了去；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别人都占先，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冥寿。过了灯节，就是大太太和宝姐姐，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琏二哥哥，二月没人。”袭人道：“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么没人？只是咱们家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你看我这个记性儿！”宝玉笑指袭人道：“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他所以记得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？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。平儿的生日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才知道的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，生日也没拜寿的福，又没受礼的职分，可吵嚷什么？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吗？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。等姑娘回房，我再行礼去罢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也不敢惊动；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个生日，我心里才过的去。”宝玉、湘云等一齐都说：“很是。”探春便吩咐了丫头：“去告诉他奶奶说：我们大家说了，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，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。”

丫头笑着去了，半日回来说：“二奶奶说了：多谢姑娘们给他脸。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？只别忘了二奶奶，就不来絮聒他了。”众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说道：“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，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，咱们就凑了钱，叫柳家的来领